

隐逸的闲适

文/赵玫

傍晚开始，已见到了范小青和多位恣肆洒脱的女作家。意外地，舒婷出现在眼前，每每见到她，总会生出一种由衷的喜悦。那晚明月高悬，窗外悠然的流水声。大家坐在一起，数下来竟然整整十三位。于是舒婷和小青异口同声，说她们最喜欢的数字就是13，于是便有了“范十三爷”的美称，很爽然也很摇曳。

欢声笑语中，一个个大江歌罢的气势。活脱脱地，不知怎么就冒出了如此与众不同的女子。尤其苏州的一众女作家，一片似水的招摇。其间最早相识的是戴来，想不到，在此竟一网打尽地认识了叶弥、魏薇和朱文颖，这之前早就见识了她们风生水起的小说。亦有东北飞来的金仁顺和孙惠芬，上海北上的潘向黎，以及南京赶来的鲁敏和周韵。

来到花山，便多少谱知了主办者的创意，想必女人、花山两相宜。于是想，女人的好，就好在常能把生命当作无忧的快慰，尤其写作的女人，就

更容易将文字当作某种人生的玩味。

悄然地，荷塘一片朦胧的月色。不经意间，听到若有似无的古琴声。房间里没电话没网络。酒店所营造的氛围，就是要让客人陶冶在隐逸的闲适中。无丝竹之乱耳，去案牍之劳形，果然令人心有所悟。

清晨，在鸟的鸣叫声中卷起珠帘，看窗外小桥流水，山石秀美，池鱼悠然。

接下来前往花山，爬上去才觉出石阶的陡峭。却刚好，山道旁有参天古树遮天蔽日，曲径通幽。一路上，到处是先人的摩崖石刻，一幅幅久远而斑驳的镌刻，令我们驻足良久。遥想当年，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故人的眼泪，王国的悲歌。亦有多少风流才子，挥洒文采，苍茫放歌。更有《富春山居图》的作者，元代黄公望为代表的历代画家，为花山留下了《天池石壁图》等众多名作，令人叹为观止。

旋即来到半山，果然一池清水，

水底升烟。转身前往天池寂鉴寺，此处乃殿堂式布局，均由花岗岩仿照木结构建筑而成。仅此一隅，即为华夏大地之“孤本”，与之相符的，是它幽深的寂寥。

寺院外，黄色的墙壁上铺满绿色的枝叶，微风中的墙山上摇动着灿然的花影。仰头望去，层层叠叠的山林顶端，便是状若莲花的“吴中第一峰”。

大家参参差差地坐下来喝茶。透过参天的古树，有黄昏的夕阳照进来，让人蓦地意识到，偏偏是我们几位“前辈”混在了一起。尽管自知已远离灿烂，却始终守持着文学的信念。欣喜的是，年轻人正以青春勃发的姿态书写未来。她们灵动的身影，知性的神情，智慧的谈吐，俨如花山绚丽的风景。

又一个清晨，伴随着一帘幽梦，醒来，恍然意识到要回家了。蓦地觉出，某种难舍，连及竹帘后影影绰绰的古琴。■

中学老师，在荒原播种

文/李辉

有时，巧合总是难免。

前几天，在苏州偶遇苏州一中特级老师杨斌先生，送我一册他与邓德隆合编的《李泽厚话语》。拜读序言，才知道，身为中学老师的杨斌，之前还编撰《李泽厚学术年谱》，并编选过《李泽厚论教育、人生、美——献给中小学教师》。刚刚回到北京，我又意外收到福建惠安中学一位年轻中学语文老师张家鸿的读书随笔集《文心书影》。两本书放在一起，一句话油然而生：中学老师，卧虎藏龙。

真正的读书人，是中学老师（当然不限于语文老师）。他们不是作家、专家，也不是报刊上面开专栏的书评人。他们读，是为了学生，为了丰富自己。他们每日面对学生，直接感受着孩子们求知欲望的炙热，他们读各种各样的书，不想让自己被一些教科书的条条框框所制约，不想让固定的所谓标准答案限制自己的思考。与不少中学老师相比，我常常感到惭愧。我的读书，是为了写作，为了参照，他们则是在读万卷书，找一片自己喜欢的天空，任精神自由飞翔。

杨斌侧重于专，在美学中挖一口深井。他从李泽厚的著作中，寻找



着可以与中学教育相沟通的衔接。美学看似与课堂讲授和学生无直接关联，可是，老师们的这种延伸阅读，却可以让自身变得丰富厚重。

张家鸿的阅读广泛，作家的作品是他的最爱。1983年出生的他，已经用自己的阅读喜好，深深影响着他的学生。读他的《癸巳读书记》，1月1日一位来访的学生送他一本“我寻觅已久不可得的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还是1996年的第

一版。他最后一段这样说：“该生是我前两年教过的，素有往来。他说‘一直记得高二的时候，课堂上听您提到过这本书。’学生赠书于我，我铭感于心。当年的一句随口之言，引来今日意想不到的厚礼。由此可知，课堂之上偶尔地谈谈书，竟是一件功德无量之事呢，就想无意间掉落的一个种子，竟在荒原里生根发芽了。”

读这段话，我激动了许久。■

爱情的十一种声音

文/黄梵

用新诗来探讨爱情，来保存爱情与人们遭遇时的种种美感——邂逅之美、激情之美、相思之美、告别之美、挽歌之美、痛苦之美……无非是想揭示当代中国人对爱情的体悟、感怀和认识有多深、有多广，有无达到动人的境界。新诗诞生百年以来，爱情始终是激励一代代诗人的永恒灵感之一，正因为诗歌有着超凡的敏感、洞察、表现力和美感，它自然成为人们在纸上复现爱情种种感觉的最佳载体。

我编这本百年爱情诗选时，倾向于用新诗为爱情建立一个感情和诗意的分类学，即循着诗歌提供的情感方向，来总结爱情到底包含哪些类型；这些类型的奇妙情感被诗歌捕捉以后，恰恰又能成为启发读者或情侣们的一条条新路，读者可以用它来检视自己经历或想象的爱情，有无本书

提供的广度和深度，或者因阅读本书分类的爱情诗，读者自己的情感被细化、深化、审美化。这种超出诗学的安排，使本书成为一本分类丰富的情感手册，读者随时可以查阅与自己感觉相近或急需得到解惑帮助的某类爱情诗。几年前，我读到阿连德的《阿佛洛狄特：感官回忆录》时，可以说大受启发，她几乎为爱情建立了一个植物分类学，她描述了那些据说能驾驭爱情、催生爱情的种种食品植物。由于诗歌在文字上的灵敏，达到了人类的使用极限，我用诗歌来为爱情分类，应该比用散文或小说更为丰富、敏锐。事实上也是如此，我检视百年的爱情诗成就时，很容易就找到了超过二十种类型的爱情诗，只是由于篇幅大大超过出版者预设的容量，最后只好挑选出十一种主要类型用于成书。■



时光 摄影/张余阳

悦读 改变人生

“悦读改变人生”征文活动投稿邮箱：
xdkbxingzhe@126.com
具体征文要求与奖项设置详见2015年5月11日都16版
(可登录现代快报网打开电子版查阅)

聊斋碎语

文/张锐

河豚味美，却有毒，一个女子太漂亮，少不了有人诋毁，硬说她是妖精。美丽的东西，在世间往往都附着在令人心有所忌之物上，就像《聊斋志异》，文字婉媚，出入风雅，却多写狐妖鬼魅，灯下一个人翻，怪怕人的。怕风雨凄凄，一灯如豆，鬼气拂拂，看着看着再抬头你已白发苍苍。

看蒲留仙鬼怪狐仙的故事，就要在人声鼎沸的热闹里一伙人一起看，爱恨情仇、书生狐仙、酷吏鬼妖，因电视机前众人的一两点评语，而彼此关联在一起，但终究一屏之隔，纵然阴森惊悚，到底可以隔岸观之，不害怕。就像流金岁月里没有空调的夏夜，长夜漫漫，繁星如沸，老槐树下乘凉，街坊们坐下来，凉席竹椅，荤素笑话，搭配一两则陈年野史鬼故事，夜渐深，听得脊背凉飕飕的，凉风从巷口吹来，打个冷噤。起身散时，闲言碎语的一地鬼怪狐仙，随他自生自灭去。

念书时，羡慕聊斋故事里，有那么多颓圮的寺庙废弃的荒宅，供拮据的书生暂住，温习经史，好图金榜题名，哪怕黄粱一梦，此刻用功也是美滋滋的。而无一例外地都会巧遇狐仙鬼魅，或成全一段佳话，或人鬼情未了，聚散两依依，或者，只是虚惊一场。而庭阶寂寂荒草萋萋，自

然成了邂逅必不可少的场景，唯有荒郊野外的孤寺荒庙，才暂时和世俗礼仪道德一刀两断，心无旁骛地游走在两情相悦的迷情里，纵然与礼教相悖，谁会放心上？

雅致有情趣的女妖多不势利，不爱成功人士却爱落魄才子，黄金珠宝没兴趣，却喜欢舞文弄墨对对子，这令如今的理科生败兴，比如学化学的，他们的祖师爷就是古代道袍飘飘的道士，虽说化学实验如魔术令小萝莉一惊一乍，但这鬼把戏和谄媚幻化的女妖比起来小巫见大巫。倒是青楼才子不俗的才子，自荐枕席的借口很优雅，往往对对子，多少锦绣佳句随肾上腺激素飙升而次第舒卷，灵与肉妥帖自然地安放在平平仄仄里。当然也有撒娇的，公子您就行行好，不要走嘛，我我怕鬼。

可这些郎情妾意只是蒲松龄退而入寐的梦话罢了，文字纵然粲然生花，依然敌不过现实的苍凉。邵九娘一篇中，肤如凝脂的女孩还是倒入土豪怀抱。老太婆对媒人说起女儿，王侯家不敢奢望，但图个读书种子做佳婿，可俺家小冤孽呵，反复遴选不中意。后来曲折嫁给了一已婚土豪，理由是若得佳偶恐怕奴家减寿。蒲留仙文字浪漫之余，有时又清醒得令人绝望。■